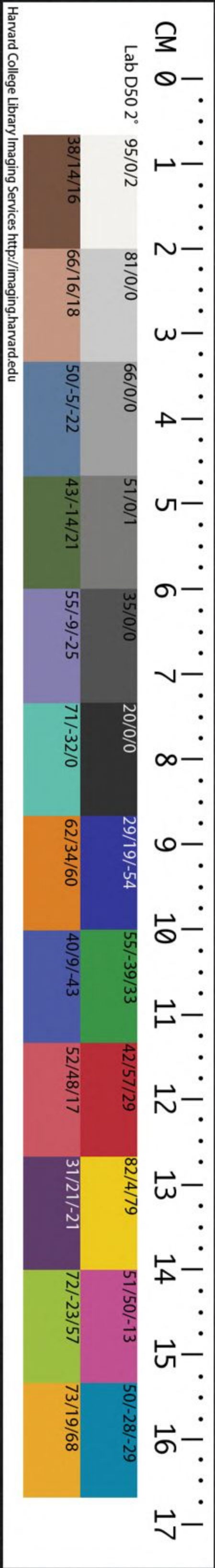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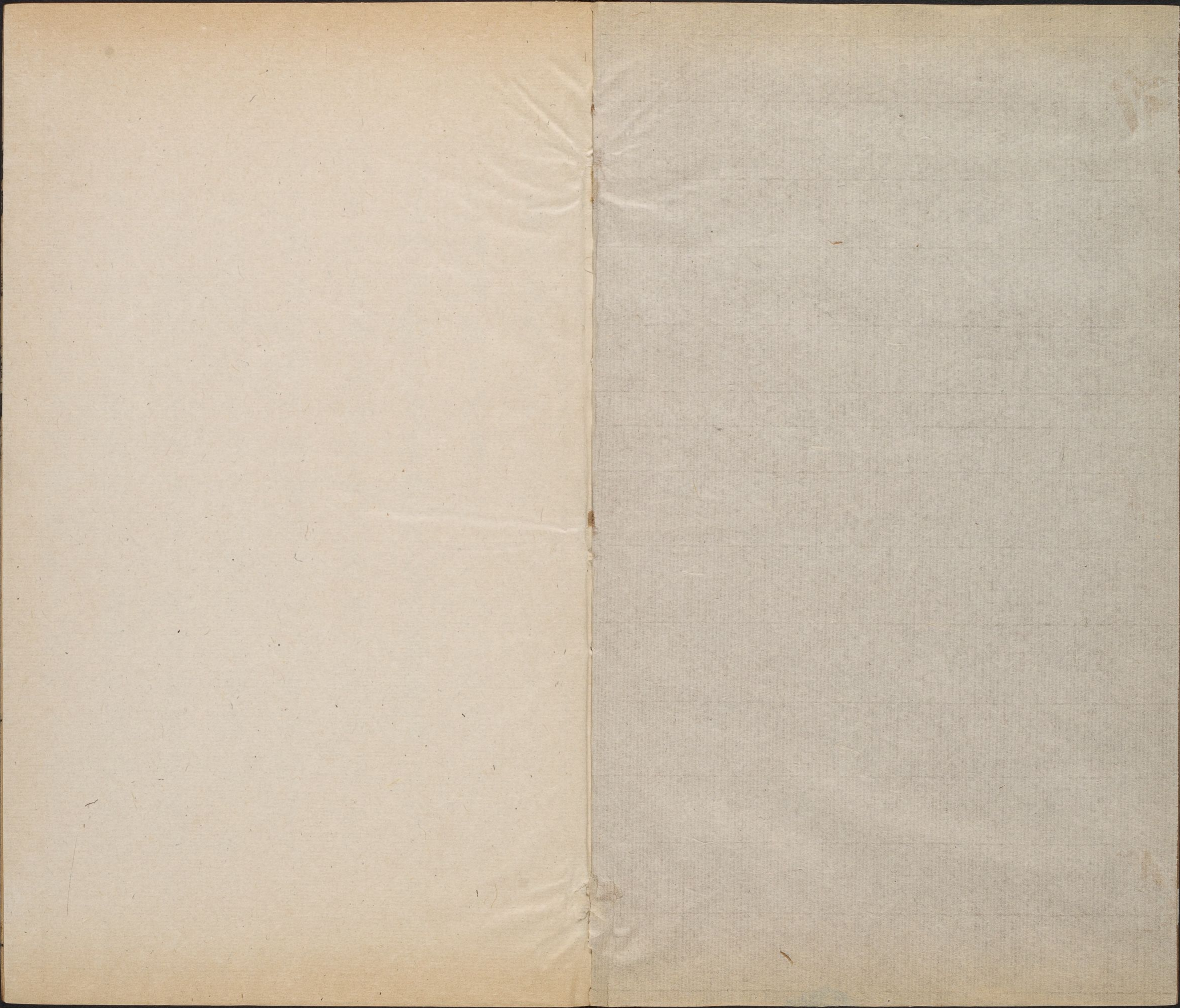


T2560/047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6 1939





李漢外傳卷十三

賈滿王王傳傳

賈達字深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毀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
達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
達父老與援要要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爲
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
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皆

季漢外傳卷十三

賈滿王王傳傳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
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
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旣潰援聞逵名欲使爲
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
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達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

多為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

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

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

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

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

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郭援破後達乃

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

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

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

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

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

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

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

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

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

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曹操攻馬超至弘農曰此西

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
屯田都尉藏亾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乃

收之數以罪搥折脚坐免然操心善達以為丞相主

簿魏略曰曹公欲攻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公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

諫者教曰公受教謂其同察三王簿曰今實不可出而

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艸以示三人三人不獲

已皆署名入白公公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

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

謂吏獄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

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公果遣家中人就獄

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

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諫

讀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

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

公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

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操

攻昭烈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

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操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操卒於洛陽達典

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鄆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郡寮恐天下有變

欲不發喪達諫議為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廣嗣王又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汪明際曰
覽義取用
善讀書者

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為罪操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

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不曰達真刺史矣布告諸州當以達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遇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濬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攻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太和初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

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兩地無救。若兩地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曹叡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叡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敵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勅司馬懿，駢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敵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

二百里得休戰敗報，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敵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敵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曹丕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

魏畧曰：休怨達，進遲，乃阿責達，遂使

王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
 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
 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
 兩無所非也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
 時人亦以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此多達

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卒謚曰肅侯時
 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
 龍中獻東出軍過入達祠勅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
 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
 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歿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域
 中以勸將來

潘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
 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寵糾馬朔等
 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
 受取于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
 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曹操臨兗州辟為從事
 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
 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
 白操操召許王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
 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

江明際曰
如此方足
服操不然
彪必死矣

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
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
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
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
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
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操憂
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
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介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操

攻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
東陞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漢前將軍
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
將軍于禁等軍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
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
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
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
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
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

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曹丕嗣立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丕軍南攻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敵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曹叡立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有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

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文烈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敵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克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敵相遇敵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卒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

軍其冬孫權楊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敵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敵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楊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

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歿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敵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敵從之寵旣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敵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

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敵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空口。敵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爲勢。我兵救之。當先破敵大輩。然後圍乃得解。敵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共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敵

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之以弱。且望敵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敵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敵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敵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

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蔴油從上風放火烧敵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

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增封邑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卒謚曰景侯子偉嗣偉字公衡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曹髦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昭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妻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旦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

幹遂從之。昭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旣而羨因昭左右啓昭，滿椽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昭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妣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寃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可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曹丕爲世子，昶爲文學，遷中庶子。及丕篡位，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曹叡立，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公室，以爲魏承前代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竒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

身破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

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亾。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

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
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益人
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
毀譽惡愛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
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
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
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
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
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
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
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
倫其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
然聖人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
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

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艸。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

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懿以昶應選。正始

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
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
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
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
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旣夷曹爽乃
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
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
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
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
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
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
有敘儲穀畜帛及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
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
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
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
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
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
吳漢白帝夷陵之間黔巫梯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

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梯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緝爲橋渡水擊之吳人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于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

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兵起昶引軍拒之有功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兵起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旣敗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謚曰穆侯子渾嗣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琊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

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曹叡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入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于。政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收。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

願王上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大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界。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歿。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

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夷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

偏夏口、由是敵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獻欲攻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敵知我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

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
二方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
矣於是遂止大將軍司馬師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
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
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
衆在心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
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師納其言曹髦立進封常
樂亭侯母丘儉文欽兵起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

昌軍適與師會於許昌師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
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日下之戮
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
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師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
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
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
非用兵之執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
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

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

孫鑛曰論
有婉折

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詔許之諸葛誕兵起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誕兵精詔基歛軍

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
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
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
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得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
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
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
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天將軍司馬昭進屯丘
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
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
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昭欲遣諸將輕兵深
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
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
拔而衆歿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
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
不深今敵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
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
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先帝克
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

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
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
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曹奐立增封邑戶景元二年
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欲來
歸附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
迎拔大將軍司馬昭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
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

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
詐馳驛陳狀且曰嘉乎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
於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
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昭累
得基書於是遂罷軍報書嘉之後由等果不降是歲
基卒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
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父克黃門
侍郎伯父與黃初中爲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是時
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

鍾人傑曰
五印藻自勝
晉人

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
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
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
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如所
以下廉頗也嘏答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
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
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
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讐妬前無親以吾
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司

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
府叡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
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
曠載罔綴微言旣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
才莫瞻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
制度略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
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
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以
來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

李漢文傳 卷十三
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
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
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
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
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
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
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
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
義也方今州郡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

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
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
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
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叡謂爽
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
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叡
不平因微事以免叡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
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曹爽夷滅爲河南尹河南尹
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

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大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榷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嘉平四年四月孫權卒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攻吳曹芳以三征計異詔訪於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蘓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亾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歿託孤

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
惠外內齊立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
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
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
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
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敵之常計也然施之
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
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

難必施敵之爲寇幾六十年若臣僞立吉凶同患若
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
守與敵相遠敵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
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
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
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
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
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乍易

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
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
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
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
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
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勵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
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
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

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蚤朝晏罷，
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
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
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
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
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
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
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

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
攻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嘏常
論才性同異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爵關內侯曹髦
立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丘儉文欽起兵或
以司馬師不宐自行可遣大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
之師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
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
矣是時師新割目瘤剝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
與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

馬及師卒嘏與司馬昭徑還洛陽昭遂以輔政語在

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

領公軍馬

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

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戶是

歲卒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日元侯

季漢列傳卷十三終

季漢外傳卷十四

張田牽趙郭傳

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年十六爲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曹操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操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

尉鍾繇遣旣說將軍馬騰等旣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操以旣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旣武始亭侯操將攻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操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許之而更猶豫旣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備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

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亂旣從操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旣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操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旣說操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于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操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旣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

心遂安。操將拔漢中守，恐昭烈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間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敵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

遂以為漢興太守。魏略曰：游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亮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等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敵兵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敵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敵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敵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軍還，南安天水皆坐應亮，被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

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

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操為質求助操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有事于漢且宜兩存而闔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操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曹丕嗣位初置涼

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軌道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蘓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

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
 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
 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
 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
 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
 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
 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
 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
 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

數。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遂為腹心。
 建安中，遂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
 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闡行欲殺遂以降，夜
 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
 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
 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
 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
 爾，夏侯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
 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
 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
 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闡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
 攻行，行欲走，會遂歿，英降曹公。公見英甚喜，以為軍
 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
 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
 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
 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
 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
 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闡行，金城人也，後名

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遂。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擣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遂所使，詣曹公，公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宣公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行亦爲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公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公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公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

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公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遂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公。公表拜列侯。不甚悅，徙封西鄉侯。酒泉

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傳。

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師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旣爲郡小吏，功曹徐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姓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承於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

時人善旣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卒，曹叡立，追謚曰肅侯。

子緝嗣，別有傳。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昭烈之奔公孫瓚也，豫

時年少，自託於昭烈，昭烈甚奇之。昭烈爲豫州刺史，

豫以母老求歸，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

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

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

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

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旣受之矣，何不急攻乎？」

門慚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宏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曹操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亂，眾數千人，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操善之。黃初初，北狄疆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

汪明際曰：魏於邊功最盛，使互相攻伐，便得勝着。

得勝着。互相攻伐，便得勝着。魏於邊功最盛，使互相攻伐，便得勝着。

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
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
鈇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
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
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
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
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
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
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

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
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
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
鈇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
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
散疆猾，凡逋亾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
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若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
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
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

李漢外傳 卷十四 九
公孫淵以遼東叛曹叡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
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
之會孫權遣使與淵相結不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
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
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
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
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
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
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

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
際多相違錯喜知叡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
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
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
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敵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
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
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
若敵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
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詔

從之會敵遁走後吳復來侵豫往拒之敵即追諸軍夜驚云敵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

賊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

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

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爲豫克壯

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

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

夫食卿祿年八十二卒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

慙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

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

卒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

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

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

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

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

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嘉平六年下勅棗陽賜其家

趣其難其人所

府後胡復來以其半與之

鍾人傑曰 達職雅詞

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鈇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

未還尚亦走致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操操領冀州辟招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

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操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操還畱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篡位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亾叛在鮮卑中者處有

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攻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涇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叛亾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徃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曹叡立賜爵關內

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漢軍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漢軍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獻乃詔招使從便宜擊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辨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雁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

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入蜀有功咸熙中爲振
威護軍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
通財同計合爲一家曹操始迎帝都許儼謂欽曰曹
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
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縣多
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
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恩威並著時袁紹舉兵
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

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
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
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
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
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
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
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隣城並
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
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

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歛綿絹皆俾還之或報
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
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
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
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操攻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
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
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操徙出故韓遂馬
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
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羗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

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
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
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
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
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
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
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
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
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

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十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

注明際目
治亂必
先分散其
勢
又曰既喻
之留千人
後并千人
亦遣此亦
一時濟
之策

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蚤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漢前將軍關羽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

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之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戰羽軍旣追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解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

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攻虞于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退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曹丕嗣立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擾境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安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攻吳到廣陵復畱爲征東軍師曹叡立進封都鄉侯監荊州諸軍事假節

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
師入為大司農曹芳立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征
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
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
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
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
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遷司
空卒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
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父緄雁門太守建安中
淮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丕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

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寇漢中曹操還留

征西將軍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為淵司馬淵與昭烈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敗死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

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昭烈欲渡漢

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便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

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

致之半濟而後擊敵可破也既陣昭烈疑不渡淮遂

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操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

馬曹丕嗣立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行征羌護

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
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丕篡位淮奉使
詣郡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不
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
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
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
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不悅之權領雍州刺
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
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

其母曰佳
答可入世
說

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
明太和二年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
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
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西軍出
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
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率
衆出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亮先據之議者多謂
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

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
西軍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
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
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
漢偏將軍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
討羌迷當等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
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
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因置
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西犯

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執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
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
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漢兵涼州
名胡治無戴復應之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
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
折敵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
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
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
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

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執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漢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敵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

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于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漢牙門將句安等於超上二年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

世語

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自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

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考。觀
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

謚曰貞侯子統嗣

王妻王妻之林

軍同三

長氣隨筆並錄于

季漢外傳卷十五

陳王嵇阮范王母諸葛傳

陳泰字玄伯羣之子也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

徙遊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

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

因秦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

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

漢大將軍姜維率眾依趨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

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侵偏諸郡征西將軍郭

淮與秦謀所以禦之。秦曰：趨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率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絕其還路，可并取。

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遂還兵安等，孤縣遂皆降。淮卒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未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徐質向祁山。泰量敵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敵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

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秦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虜於西。敵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

鎮日筆
甚勁

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敵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車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辨。懸軍

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敵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渡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維始謂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敵必設伏。秦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

從金城南至沃于阪。秦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

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敵。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巴下受秦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右僕射。諸葛誕之起壽春，司馬昭率大軍軍丘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氏兄弟皆與秦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秦善。司馬昭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秦前後以功屢增邑戶，曹髦之被弑，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秦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秦曰：世之論者以秦方於舅，今舅不如秦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急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爲吾更思其次。秦曰：秦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

更言景元元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

傳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於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卒

王經字彥緯清河人也少起田間卽爲崔林所賞識遂與許允俱稱冀州名士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賢明婦人也問經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遂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始經爲郡守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復歷二州刺史其在雍州用兵取敗釋不問徵爲司隸校尉甘露中爲尚書高貴鄉公曹髦討司馬昭經切諫不從乃扈髦出語在髦世家髦遇弒而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初經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及經刑東市雄附而哭之感動一市母亦同刑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一時兩義之

唐順之曰
便自幽趣

鍾人傑曰

敘出丰神
意氣儼可

想見

嵇康字叔夜。譙國錇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錇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蚤孤。有竒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情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誅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蓋其曾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常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儻。其能免乎。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常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

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復收康。先是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

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輒。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昭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

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昭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

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悟而恨焉。初康遊乎洛西。暮宿平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人

晉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

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疾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野歲餘。而爽夷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懿卒。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曹髦立。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時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籍嘗從容言於昭曰。籍平生

意妙
係鑿口托

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宴會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

徐澗曰。初
論奇刻劉
之
庶在遺

茅坤曰恐
痛至減性
以酒溷之
既而曰窮
矣亦無可
奈何意

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
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奕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吐血數
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
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減性裴楷
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
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
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

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
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
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
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昭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
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鄰家少
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既
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
歿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
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李漢外傳 卷十五 十一
輒慟哭而反。常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意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常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籍回顧之。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萊蕪長丹之孫也。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司馬懿輔政。遷爲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貴。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旣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有司尤之。左遷。

李漢文傳 卷十五 十一
樂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
闋復爲太宰從事中郎曹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
服拜送哀慟左右是時司馬師輔政召羣官會議粲
又不到師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
是特召爲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
乘車足不履於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
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
知其旨司馬炎篡位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
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乃詔郡縣給醫藥

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
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
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司徒允之從子也允及被害
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
廉爲發千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曹操車過
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
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
在有治操辟爲丞相掾屬曹丕篡位拜散騎常侍出

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攻孫權臨江夜大風
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
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
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
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攻吳與
敵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
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
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
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

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攻
芍陂凌率諸軍逆之與敵爭塘力戰連日敵退走進
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
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
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旣夷曹爽進凌爲太尉
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嗣位楚王彪長而
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
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
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

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畢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

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

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

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

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

遂定。三年春。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

討之。詔報不聽。凌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

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

水道取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米貲鄴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

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歿

魏略曰凌既蒙赦加怙舊

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首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

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為癩甚惡之遂卒

懿遂至壽春

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歿諸相連者悉夷

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山陽人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

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擊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

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因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欲容

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雍州刺史。張既表薦之，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曹叡立為尚書郎，遷羽林監，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諫，止不報。遷荊州刺史，青

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
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
遼隧右北平景初元年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
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
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都朝貢封其渠率
二千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綵各有差公孫淵逆與
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
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正始中儉以
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

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

梁音

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

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

裴松

之曰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

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
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
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
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
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

賞侯者百餘人穿山灌漑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
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諸葛誕戰
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
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
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
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
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
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
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

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遂稱太后詔
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討之檄喻淮南
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
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
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遊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
懿匡輔魏室歷事忠

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勩力盡節以寧
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
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方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
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
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
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
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刻期有日師爲大臣當
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白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發君主加之以罪乎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遣臨時哀憫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祚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

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祚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三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古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宜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爲効斯義苟立思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

李漢外傳 卷一 三
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
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
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
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
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
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碣戮子
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
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
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
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省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
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未存使陛
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
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
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
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
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
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
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

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
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

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
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使
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
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
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
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師遣兗州刺史鄧艾督
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洙至
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

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倣小字鶯年尚幼勇力絕人
 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
 夾攻軍倣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
 期不應會明倣退欽亦引還 魏末傳曰殿中人姓
 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
 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
 腹心在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
 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
 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
 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
 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
 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
 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 師縱驍騎追擊大破
 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弩力也 師縱驍騎追擊大破
 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
 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

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

屬封侯秀重走入吳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

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
 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
 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
 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
 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子師繼承父業。肆
 其虐暴。日月滋甚。遂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
 以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
 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毋丘子邦
 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美。欲奮白髮。同符太
 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
 顧妻孥之痛。即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
 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
 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况救君之難。度道遠
 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

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况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三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閻。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負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未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侯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曾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仲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

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見。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

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政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邗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

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屈願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 **欽亡**

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唐順之曰
表語雅健
不愧西京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斃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

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成。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及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穆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蓋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丁儉。徒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飄於岸絕。而復蘇。

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

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廢錮會叡卒

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下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司馬師攻儉欽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

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資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轉征東大將軍誕旣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治以活之甘露元年

冬吳人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
 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
 南司馬昭微知誕有自疑心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
 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昭誕再在揚
 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微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
 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
 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
 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
 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魏末

漢口情
生動如

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
 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
 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
 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
 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
 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吳今當還洛不復得
 用欲蹙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
 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
 當還洛邑蹙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
 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
 其府庫遂殺樂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
 刺史樂綝專許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
 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
 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
 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
 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
 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

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初未吳人發長

沙王吳芮冢以其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也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

祚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

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

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

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六月司馬昭挾曹髦自

出至項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禦之昭屯立

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

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間銳卒為

遊軍備外寇欽等數出衝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

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

孫琳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

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

踰城自歸昭

漢晉春秋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人一眾來而不能進孫琳殺異而

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

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
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况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
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
孫琳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
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
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彞固勸之欽怒而
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昭乃使反間以奇變說

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
知所爲三年正月文欽曰蔣班焦彞謂我不能出而
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
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
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

孫鑛曰敘
得亦明淨

死傷者被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出降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
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
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
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
歸昭軍吏請誅之昭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
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

徐渭口從
容就死事
境似勝田
橫

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初圍。

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昭以為城固而衆多。攻之必有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舉兵。三年二月破滅。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之築圍一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注明除曰
讀書後楚

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
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
娉娶立屋然後與別曹操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
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
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坐魏諷事詣
操自劾罪免又以賤辭世子曹丕丕不說曰楊中尉
便去何太高遠邪遂左遷平原太守丕篡位復在南
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
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

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
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隣異黨
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
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
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
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初臨菑侯植與俊善操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
論丕植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植猶美丕常
以此恨之黃初三年不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

尚書僕射司馬懿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不
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司隸校尉宣九世孫也宣
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
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曹
操身以遇害語在操世家董卓載記建安十七年操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勛清
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世子以勛爲中庶
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世子郭夫人弟

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世子留
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爲庶
子守正不撓丕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
史建安二十五年操卒丕嗣立勛以駙馬都尉兼侍
中及丕篡位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
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將出游獵勛停車上言諒闇
之中豈宜有此丕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
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在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攻吳。

羣臣大議勛。回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二方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

日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
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
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
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國求請勛罪丕不許
遂殺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
二旬丕亦卒莫不爲勛歎憾

桓範字元則沛國譙人也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
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
覽曹叡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
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
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
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
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任進本在範後範謂冀
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
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
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
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

孫鑄曰婦
語亦閒婉

范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范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范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范會社下。群卿列坐。有數人。范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范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范心憾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范剛毅。睨而不應。各罷。范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於時曹爽輔政。以范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

注明際曰
范與爽不
甚親厚此
舉可以不
與謀

及司馬懿起兵閉城門。以范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范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主上在外。不如南出。范疑有項。見又促之。范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范。范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范舉吏也。范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范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范出城。願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范出赴爽。司馬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范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

必不能用也。範見爽勸爽兄弟以主上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弟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行者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曹芳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

令太傅知爽首免而已。向範云今日之事縱令失權歸第猶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爽等既免芳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司馬懿下車叩頭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芳入宮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懿乃忿然曰誣人以及爲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鄧颺字玄茂高密侯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曹叡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

丁謐字彥靖沛國譙人也父斐字文侯曹操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建安末從操攻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操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操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畧太和中

茅坤曰傲
耽態可掬

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
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不起。而呼其奴客
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曹叡
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叡聞其有父風。召
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
叡稱其可大用。會叡卒。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
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
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
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

李頊之曰
語似評識

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
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
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
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
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懿由是特深恨之。
畢軌字昭先。以才能少有名聲。曹叡在東宮時。軌在
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及叡立。入為黃門郎。子尚
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
雜虜數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

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
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智意自爲美
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
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主上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
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
爽多見從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
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休見魯精兵
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

魯舉號魯不聽會魯被曹操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任歷上黨鉅鹿二
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
與曹爽善曹叡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窓八達各
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
歲叡卒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
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
是司馬懿不悅於勝屢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
所宰守未嘗不稱職出爲荊州刺史爽等令勝辭司

徐渭曰偽
疾已工摹
寫更工

馬懿并伺察焉懿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懿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懿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爲之涕泣謂懿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懿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木州非并州也懿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

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荅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爲北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初勝爲尹歲餘廳事前屠

唐順之曰
構句幽別

蘇壤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有荊州之命未及之官而敗也。

何晏字平叔大將軍進孫也。母尹氏爲曹操夫人。晏長於宮省。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好色。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

汪明際曰
世謂何郎
粉此定佳
士所爲耶

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其主選舉凡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晏婦金鄉公主賢。謂其母曰。晏爲惡日甚。何以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司馬懿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故特原不殺。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

張榜曰名
理淵遠

李漢文傳 卷十六
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懿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晏疏曹爽兄弟及丁謚。鄧颺畢軌。李勝桓範七族。懿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晏。遂與諸人同族。

李豐字安國。建寧人。故衛尉恢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

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爲曹叡文學。及叡立。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主。豐雖外辭之。而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

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慎及司馬懿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於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靜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懿夷爽住車道上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缺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

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令與太常夏侯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同郡張緝陰謀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別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

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
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
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
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
主上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
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主上倘不從人奈何豐
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
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滅族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皆
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

結同謀起事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
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
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美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
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主上登陵雲
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美所不及也師
乃遣美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美而至師責豐豐知
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豐前
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主

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韜賜死獄中魏氏春秋

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世語曰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豐死遣使收翼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翼子斌入晉初豐與

傅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之敗卒

如嘏言

許允字士宗高陽人也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

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曹獻

時為尚書選曹郎獻疑其選郡守所用非次召入將

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允領之而入獻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

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獻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見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衣與陳國袁侃對同

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

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與李豐夏侯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師後豐等事覺被收允欲往見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忿忿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

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詔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兒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群臣群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芳別涕泣歔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

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樂浪妻子
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

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裙器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莫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荅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

鑿白事

四

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十孫而已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上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曹操破荊州徙汝

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

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

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

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

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

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

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

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

此見知遂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敵資使艾

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

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

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

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

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

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賞歲完五百萬斛

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

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

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

與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

建也。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敵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

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

姦究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
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
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
吳大將軍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
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
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
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
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
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况恪才非四
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
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
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
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
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
原塞矣曹髦立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舉兵遣健步
齎書欲激動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
浮橋師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
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

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敵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

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敵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破之。甘露元年詔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

李漢外傳 卷十六 二十二
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殺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敵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漢守將馬邈降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

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敵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艾進軍成都後帝出降艾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人民使復舊業遂深自矜伐嘗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進艾爲太尉增邑戶封二子爲亭侯艾言於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漢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

右兵二萬人漢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漢主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彼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漢主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

命征行奉指授之策西土已寧至於承制拜假以安
初附謂合權宜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
吳未賓勢與漢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
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
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
書檻車徵艾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
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
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

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

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

世語曰師

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思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出軍夢坐山上而有

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
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漢殆不還乎艾
憮然不樂後竟如其言嫡孫朗入晉

達等送遂首到操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具以情對。操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樂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中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涓。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

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勅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掾。屬曹丕篡位。拜駙馬都尉。遷海西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卒。子曾嗣。初涓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涓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涓母娥英自傷。父讎不

李漢外傳 卷十七
報乃幃車袖劔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
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
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刻石表
閻皇甫謐爲之傳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
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
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
出告急於夏侯淵超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超軍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

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
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
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
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
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
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
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
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
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

張榜曰雅
而不激

茅坤曰慷慨語出得純雅故佳

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曹操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執就至酒泉爲華所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

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

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繇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卒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

義而富且貴者先時國家始惠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首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卒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

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今長安有繇墓。沐竝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曹操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竝之閣下。响呼罵吏。竝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瓜牙吏而竝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乃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將朱然等葛瑾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孰者呼。後孰者言。共食來。後孰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

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鬼天爲鳧，沒身淪有無。

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籍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齧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唐順之曰
典繹流利

季漢外傳 卷十一
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顛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洽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曹操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曹丕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繇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

鍾人傑曰
但追述往
事不露一
感慨語而
歛虛滿楮

孫鑛曰作
解亦奇

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騫耳。何意此子竟蚤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騫。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卒。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則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身。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

又曰此驗
更奇

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妻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年。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不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

今日死矣。丕將乘馬，馬忘衣香，驚嚙丕膝。丕大怒，卽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項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夢殿屋

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夫人死。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爲，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丕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卞夫人，但加貶

孫鑛曰：錢
尾二夢致
佳

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或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

茅坤曰：妙解為數術。

家鑿戶

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景初中卒。

徐渭曰：繪出生平容止為照定，不如文。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之，不能止。常云：家鷄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隣比，見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

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父爲琅邪卽丘長輅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輅父卽遣造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皆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醇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令飲之。酒盡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甚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太史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已茂。必能明天文地理。

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及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論難踰於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筮吉凶。初無差錯。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通夜不寐。語義博曰。君但告我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枕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恐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

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瘳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者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冤冤痛。自訴於天。於是義博涕泣曰。實有斯事。但願斯疾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筮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

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
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
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
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生便
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
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
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時信
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曰。君北堂西
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

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
者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
來病人。故使驚恐也。王基卽遣信都令掘其室中。入
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
弓箭久遠。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
一十里埋之。家中皆愈。輅鄉里人問輅。君往者爲王
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
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由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
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胷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

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虵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虵鳥。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相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

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堦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鵙並退；伯姬將焚，鳥鳴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

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二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起復。

唐順之曰
語語中理
解題

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升，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勃海太守。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鼃、鼃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

徐渭曰：當是詠物妙手不第伎勝曼借

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屋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鼃、鼃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

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之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景春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賭卿，請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輅夸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日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

雖水無以尚之。於是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入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愼。持卿散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

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於海。歸骨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一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卽辟輅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輅初應州召。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徽復舉輅秀才。輅辭徽。徽謂輅曰。丁鄧二

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
言皆巧妙巧妙之至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
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
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
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
勞思也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
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談者十二月到
京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
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在晏許颺言君見謂

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
論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
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
頭來止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
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
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
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
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執若雷霆而
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山翼翼多福之仁又鼻

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
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
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日謙雷在天上日壯謙
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
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颺曰此老生之
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
過歲更當相見輅遷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
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

狂悖歲朝果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
誅舅氏復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
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頓倚若無手足此爲
鬼躁何之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邑精爽烟浮容若
槁木此爲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
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於是舅氏始服輅後因得
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其才輅曰
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
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

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
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
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
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義常覺
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
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輅過魏郡太守
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
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

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
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石苞
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
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
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木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
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
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
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

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善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以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覓人。

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

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筮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祖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大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長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大動到一鼓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修主人禮共爲懽樂調輅言誤中

唐順之曰
語其棲惋
至似赤牘

耳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三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輅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民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

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絕世為博士居貧常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曹叡叡使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其精妙鈞居京師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

令童兒轉之。而灌木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叡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叡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鷄。變巧百端。叡大悅之。鈞見漢丞相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斃。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凡鈞之製造。其巧妙。雖古公輸班。翟王爾。亦不是。過傳玄嘗爲之序云。

李漢文傳

卷十七

二十五

